



文学系列
陌上花开
05

君子
匪
著

这世上最蠢的事，
不过是执拗的去爱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人。
这世上最大的悲哀，
不过是心明如镜地看着自己飞蛾扑火。

反骨绯闻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反骨非歌

君子匪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君子匪 20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骨绯闻 / 君子匪 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13-3989-2

I. ①反… II. ①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165 号

反骨绯闻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

责任校对 范丽颖

特约编辑 夏玉琼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装帧设计 第7印象·白咏明

封面插画 呀呀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313-3989-2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2755886

目
录

- | | | |
|-----|----|----|
| 001 | 卷一 | 寻人 |
| 017 | 卷二 | 何必 |
| 029 | 卷三 | 林鬼 |
| 047 | 卷四 | 青楼 |
| 057 | 卷五 | 套话 |
| 081 | 卷六 | 默吟 |
| 109 | 卷七 | 成婚 |
| 131 | 卷八 | 卫驪 |
| 151 | 卷九 | 洞房 |



卷 十	问心	171
卷十一	蒙冤	189
卷十二	山洪	203
卷十三	失踪	217
卷十四	秘密	231
卷十五	变故	253
卷十六	血偿	267
卷十七	反骨	279
卷十八	尾声	291



人言道，空山岭是江湖上最美的地方，却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岑寂点头赞同，此言甚是。

人言道，空山岭最危险的其实不是那陡峭绝壁，而是十个暗卫。

岑寂谦和，传言不可尽信。

人言道，空山老爷的女儿温默吟花容月貌，才艺双绝，乃天下第一美人。

岑寂温柔一笑，那是自然。

人言道，温默吟的师妹班澜，性情粗鲁暴力，举止不修边幅，与温默吟相比真乃美玉与顽石之别。

岑寂隐了笑意，不置可否。

石崖山，落洞谷。

送亲的队伍自远而至。

岑寂藏身于茂密灌木，看着那顶大红喜轿摇晃着行近，攥紧了手中沉重的匕首画影，刀柄在手心的温度升了又升。

轿中坐的，正是空山岭那一貌倾城的大小姐 温默吟。

她终是要嫁人了。

一念及此 他心头便痛上三分。

那么即便是过了今日，两人便永远错过，他也要在此时此刻把自己真正的心意说与她听。不过是四个字，他藏了掖 掖了藏 终于错失了自己的幸福。

随行的人皆是一身红到扎眼的喜服 只不知为何，原是一样的颜色，轿旁那神采飞扬的少女所着衣衫似是比其他人的皆要红上三分。

那少女骑着一匹玉花骢，悠闲地在马上晃来晃去。

“阿澜你坐稳了 莫要摔下去。”透过轿帘缝隙，温默吟看着那少女不安分的样子，忍不住出言轻斥。

“师姐的声音真是温婉好听。哎哟，可真便宜沉亭那小子了！”班澜笑嘻嘻地侧过头来，一脸不正经地说道。

想到再过几个时辰，沉亭便是自己的夫君，温默吟一笑 缥缈单薄。

一阵狂风骤起，飞叶乱石，天日顿暗。

抬轿的人被风迷了双眼，脚下一错，打了个趔趄。

轿身猛地一晃 摇得温默吟一个没坐稳，向斜后倒去。

她记得自己在后仰的同时，下意识地伸手去扶窗栏，可抓到的，却是一只冰凉的手。

狂风过后，似乎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抬轿的依旧抬轿 敲锣的仍然敲锣。

班澜揉了揉双眼，眼眶有些发红，所以看东西有些模糊。于是当她依稀瞧见一个身形硕长的黑影奔至轿前时，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谁！’片刻后 班澜才一声喊，却在错眼间愣在当场。

岑寂揭开轿帘，里面空无一人，温默吟适才坐过的地方，安静地躺着一支鹤羽。

鹤翎宫！

岑寂只觉太阳穴一阵胀痛，眼神冷得能把喜轿劈成两半。

若自己早出来半步，默吟她也不会被鹤翎宫的人劫走！

岑寂心如刀绞，料是敌人尚未走远，便不再停留片刻。

离开时，他却蓦地顿了身形，回头看了一眼马上的红衣少女。

这是他二十三年来认真看的第二个女子，却完全是因为她的一声怒吼。

她说——

“操他祖宗的！竟然敢在老子眼皮底下抢人！”

认识班澜的人，都知道她在生气的时候喜欢自称“老子”。

班澜从小无父无母，十岁前过的是在街头跌爬滚打自生自灭的日子。

十岁后的某日，一个白衣白发的俊美男子忽然飘至班澜身前，伸出一只白皙的手，道：“小姑娘，以后便跟着我，可好？”

班澜那时才跟一群恶丐混战结束，脸上正挂着两条飞流直下的鼻血，看见如此俊美无俦的男子，她脚下的鼻血瞬时由小溪汇成江河，直流得她昏了过去。

那日后，班澜便拜了卫骊为师，跟他回了鱼目谷。

“师父你叫什么？”

“卫骊。”

哦，喂梨。班澜十分欢喜，因为跟了“喂梨”她起码再不用挨饿。

班澜原本也不叫班澜，是卫骊某日见她与一个同样入门不久的师弟滚地掐架，两人好容易分出胜负从地上爬起时，看着她又是鼻

血横飞青头鬼脸的惨相，他不由得摇头轻笑“这张脸，还真是五彩斑斓。不若便改了名，以后唤作班澜是了。”

八年来，没有人去教班澜如何去当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女子”。

班澜急了会爆粗口，火了会抡板凳，高兴了便伸手去揽师弟的肩，伤心了会独自抱坛子竹叶青喝得翻来滚去。

大家似乎都忘记了班澜是个女子。

直到温默吟一封请帖飞至鱼目谷，邀请班澜为自己做伴娘时，班澜才惊觉自己那温柔可人的师姐竟然就要嫁为人妻了！再看看自己，恐怕一辈子只有做“寡人”的份儿了。

不过失落归失落，对于自己最敬爱的师姐找到幸福归宿一事，班澜是真开心到骨子里去了。却没想到自己龇牙笑了一路，半道上却把师姐送丢了。

虽说错的确不在班澜，可那劫人的匪徒却连一个交手的机会都不给她，让她毫发无伤地跑回空山岭说温默吟蒸发了，只怕她后半辈子都不能再踏入空山岭半步。

如此想着，班澜终于怒了。

她将马鞭狠狠地往地上一掷，脱口大骂“操他祖宗的！竟然敢在老子眼皮底下抢人！”

闻言，岑寂回过头，第一次正眼打量那个双九年华的少女。

细淡眉，月牙眼，圆头鼻，微翘唇。

不惊艳，也不碍眼。

看上去还算小家碧玉，只是一出口却爆了冷门。

那样的言语，岑寂是如何也说不出口的。

一眼后，岑寂准备转过身去，却听身后一声大喊“你是何人？”

知她问的是自己，岑寂略一思忖，还是将他的真名告诉了她

“在下岑寂。”

他并没有转身。

那少女给他的第一印象实在糟。若非他曾在空山岭见过她，知道她是温默吟的师妹，才不会告诉她自己是谁。

哦……岑寂？名字似曾耳闻。班澜跳下马，跑到岑寂跟前。

岑寂有些不耐烦地蹙了下眉头。

他是个面容清俊的男人，可似乎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一点，因为他那一身俨然的气势总是轻易地吓到别人。

他的眼睛很亮，眉间神色萧疏，紧抿的唇薄厚正好，却微微有些干，两鬓有些毛糙地扎出几根桀骜不驯的硬发。

这男人让班澜想起她时常偷喝卫骊的那坛子雪醅露，入口沁凉，从喉至腹一路滚下去的清冽甘甜，却在片刻后变成了灼烧着的辛辣。

“你好像知道是谁劫走了温师姐。”班澜仰首盯着这个高自己很多的男子。

“是鹤翎宫。”岑寂道。

“哦，你果然知道！你是要去救师姐吗？”班澜问。

“如果你刚才没叫住我，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追上敌人了。”岑寂答。

“啊，真对不起。那我们快走吧！”班澜道。

“我们？”岑寂蹙眉。

班澜拽过岑寂的衣袖便走：“还愣着做什么，师姐定然着急等我们呢！”

岑寂不悦，翻了腕，轻描淡写地推开班澜的手。

“怎么了？”班澜不解。

“我去追人，你回空山岭找援手。”岑寂道。

班澜扭头，朝轿夫吩咐：“你们，一个时辰内必须赶回空山岭

报信，否则扣半年俸金！”

班澜耸了耸肩 “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鹤翎宫在哪儿，只有鹤翎宫里的人知道。

谁是鹤翎宫的人，除了鹤翎宫里的人，没人知道。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

翟欢就是个例外。

翟欢是个卖消息的。他说只有他不卖的消息，没有他不知道的消息。

班澜一听，哈哈大笑 “我看你是不卖所有你不知道的消息吧？”

翟欢听了也不生气，只是把两手往袖口里一插，小眼一翻，道 “翟某的确不知，两位还望另请高明。”

岑寂从怀中掏出两片金叶子放在手里轻轻地捏着 “是一位。她是她，我是我。不知这两片金叶子能否将阁下的‘不卖’变成‘卖’？”

翟欢一睁眼 桌上哪有什么两片金叶子，分明只有一片！可怎么看都似乎比一片要厚重些，似是两片毫无缝隙地粘连在了一起。

翟欢的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金叶子，半晌才道 “去把熊三娘的兜肚偷来。”

熊三娘其实是个男的，是男的怎么会用兜肚呢？

岑寂不知道，班澜更不可能知道。

只不过岑寂的不知道，多半是闭口不言，眉头紧锁，而班澜的不知道，却不时挂在嘴边。

“翟欢为什么要觊觎一个兜肚，还是男人的兜肚？你说他真的有可能穿兜肚吗？”

岑寂不答。

“好端端的大男人，为什么要叫个‘三娘’，还给自己起个‘毒手娘子’的外号？”

岑寂沉默半晌，道：“熊三娘是他的亡妻，他本名为江浸月，爱妻病逝后便改为此名。”

班澜若有所思地看着岑寂。

“你看什么？”岑寂问。

“看你。”班澜道。

“我有什么好看？”岑寂不解。

“我觉得好看。”班澜道。

岑寂一愣之下，只觉得被她看得耳根发烧，于是加快步伐大步向前走去。

班澜看着他的背影，双手一背，摇头晃脑乐不可支。

“禁不住看的男人，靠得住。”这一句话是她师弟说的。只不过这话在遇到岑寂之前，在班澜心里抵不过一堆破烂儿，在遇到岑寂之后，便成了一块试金石。

后来她师弟对她说：“其实你不是拿话来验人，而是拿人来验那话的。”

班澜觉得言之有理，嘴上却说：“你管得着吗？”

熊三娘真的很漂亮。

或者说，江浸月真的很漂亮。

熊三娘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并非阴柔，却是美得恰到好处，让班澜羡慕得不得了。

“啊，你平时是怎么保养自己的？三十好几的人了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班澜由衷地赞叹道。

岑寂见她开口讲的第一句话竟是如此，大感无奈。

熊三娘一笑，道：“小姑娘，爱惜自己是不要人教的。”

熊三娘的声音也很好听，让班澜想起了空山岭的叮咚泉水。

班澜想了想，似懂非懂。

岑寂在一旁神色纠结，毕竟要他一个大男人开口说兜肚之事，有些难于启齿。

班澜瞥了眼他的神情，坦然对熊三娘道：“熊大哥，我们来借你的兜肚一用。”

岑寂有些古怪地看了眼班澜，见她那声“熊大哥”说得自然而然，便又看了熊三娘一眼，可熊三娘也是笑容不减，他竟有那么一刻觉得这两人早已相识多年似的。

熊三娘淡笑：“既然要兜肚，那也不能白拿。”

岑寂早料到不会如此简单，开口道：“三娘有何要求，岑某一定竭力而为。”

熊三娘道：“还是这位小姑娘喊的称呼我喜欢。”

班澜得意地瞥了眼岑寂。

熊三娘摆出三个指头大小的药瓶，道：“挑一个药瓶，把里面的药喝了，不死的话，我便把兜肚给你。”

岑寂皱眉。他不怕死，可他死了，还怎么救温默吟。

岑寂抬眼看向班澜，道：“我若是死了，你一定要回空山岭，找到空山老爷，要他去救默吟。”

班澜没应，而是扭头对熊三娘道：“可不可以我来喝？”

熊三娘道：“不可以。”

班澜追问：“为什么？”

熊三娘不答，却问岑寂：“默吟是你的心上人？”

岑寂点了点头。

熊三娘这才侧头对班澜道：“这就是原因。”

班澜困惑不解。

熊三娘莫测道：“小姑娘，你此时的付出，根本不会有结果。”

班澜脸上一红。岑寂更是莫名其妙。

岑寂想也没想，端起中间那个药瓶一饮而尽。

班澜紧张地看了他半天，见他的脸没青没紫，忙问熊三娘：“中毒了吗？”

熊三娘道：“好像没有吧。”

班澜像被踩了脚的兔子：“什么叫‘好像’？”

熊三娘道：“就是我也没什么把握。”

班澜“啊”了一声，却也没辙。

又过了半晌，熊三娘道：“你们可以走了。”

岑寂上前一步质问：“三娘这是什么意思，岑某不明白。”

熊三娘指了指他的肚子，道：“喏，我就一瓶兜肚，现在被你喝进肚子里了，你当然可以走了。”

岑寂脑门儿冷汗涔涔：“兜肚是毒药？”

熊三娘一翻白眼：“啧啧，喝了不死的能叫毒药吗？”

岑寂双眼微微一眯，道：“敢问三娘，那‘兜肚’到底是什么？”

熊三娘拢了拢头发，道：“九阳归元汤。”

一出门，班澜就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犹豫地就拿了中间那瓶啊？”

岑寂想也没想就说：“熊三娘根本没想着杀我。”

“哦……”班澜恍然，“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想杀你？”

岑寂止步，第十次掏出刚买的手帕擦去流下的鼻血，道：“凭江湖经验。”

话中毫不掩饰的不耐和轻视，让班澜一眯眼：“那你可知道为

什么熊三娘看我比较顺眼？”

岑寂皱眉不语。

“因为你欠揍！”班澜冷哼一声，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

路边正巧有个少妇带着孩子，见班澜得意地走路生风，便低头对自己的孩子道：“阿玉，看见了吗，以后走路切不可像那位姐姐，不然嫁不出去的。”

班澜耳根一红，回头朝那少妇瞪了过去。

那少妇见自己的话竟被人听见，不禁觉得尴尬，抱起孩子一溜儿小跑，没了踪影。

岑寂看得想笑，却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直直地从班澜身侧走过，背影端肃，却是风姿飒然。

班澜追上去道：“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嫁不出去？”

岑寂道：“我怎么知道，你很想嫁吗？”

班澜没应声。

岑寂又道：“为什么刚才要替我喝那瓶毒药？”

班澜想了想，道：“因为我喜欢雪醅露的味道。”

岑寂问：“雪醅露是什么？”

班澜道：“是酒。师父最喜欢的佳酿，总喜欢藏到我找不到的地方。”

岑寂又问：“可这和那兜肚有什么关系？”

班澜想说有关系的不是毒药，而是你姓岑的。可是她张了张口，道：“你发型不好，该换了。”

翟欢嘬了一口茶壶嘴儿，也不抬眼：“兜肚呢？”

岑寂道：“我喝了。”

“哦。”翟欢放下茶壶：“那你怎么没死啊？”

岑寂道：“熊三娘说他厌烦做毒药，改做补药了。”那兜肚只

一杯就叫他流了一路的鼻血，此时他看着翟欢手里的茶壶，觉得更热了。

“第一，”翟欢清了清嗓子，“我叫你去偷，结果你明里去讨。第二，你讨了也罢，却揣到自个儿肚里给我，叫我怎么拿？”

岑寂无话可说。班澜却将身子前倾，逼近了翟欢，道：“喂，你当时可没说不许喝，现在咋呼什么！大不了叫岑寂滴一碗血给你喝，补得你三花聚顶七窍生烟，你可还满意呀？”

翟欢抬头纹一挤：“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吗？”

班澜纳闷儿道：“差不多了。你怎么知道？”

岑寂大感郁闷，这姑娘正话反话全然不分。不过他心中对她的出身却不知不觉地增添了几丝怜悯。

翟欢揉揉眼睛，又掏掏耳朵：“一见你眼睛就疼，没想到现在连耳朵也静不了了。”

班澜大怒：“你……”

翟欢鼻中一哼，站起身便向屋内走去。

“明儿再说吧，累了。”

翟欢的话让班澜很不高兴。

可是班澜高不高兴，与岑寂无关。或者说，岑寂眼里根本就看不见班澜。

岑寂摸摸干瘪的肚皮，决定先去吃饭。

虽然他心里很着急，但向来沉稳的他仍是极有条理地分析了鹤翎宫劫人的原因。空山岭毕竟是武林重地，想用温默吟来威胁空山老爷的门派不在少数，只是温默吟毕竟是空山岭大小姐，目的达成前就伤了她，任谁也讨不到半点好处。

班澜跟在岑寂后面，像是已经被他完全忽视了。

岑寂随便点了两碟小菜后，才意识到班澜似乎半天没有开口说

话了。

岑寂只得道 “女孩子就是小心眼，不过两句话就记到现在。”

班澜一愣，看向岑寂，半晌才反应过来他的言中所指。她张了张口，又负气地嘟起嘴，不再看他。

班澜的确在生气。只是她从翟欢那里一出来，心中的郁气就给一阵清风吹散。她气的只是岑寂对她的完全漠视。这下见岑寂又误解了她，更觉委屈不堪。

“啪！”她一拍桌。

岑寂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怎么了？”

班澜道 “手痒。”

岑寂闻言，又不再理她。

两人正埋头吃着，忽听耳旁“咣当”一声。

“呀儿呸的！这他妈什么酒，能淡出个鸟来！”一中年汉子将酒壶狠狠摔到地上。

班澜侧目看去。

平生见过牙黄的，却没见过牙这么黄的。

班澜“哎”了一声低下头来 看不下去了。

店掌柜连忙上前点头哈腰道 “哎哟喂，我说这位爷，这可是我们店上好的汾酒嘞……”

中年汉子一脚踢了过去 “上好你个腿儿！”

班澜又“哎”了一声。

店掌柜苦着脸 “小的可真没骗您老，这酒在小店都立了七十年招牌了。”

中年男子怒目圆睁 “啊呀呸的！少给爷爷瞎放屁了，这酒跟他妈水一样，连点辣味都没有 还敢称上好？”

班澜再次“哎”了一声后哼道 “暴殄天物。”